那年那月

婆婆是地地道道的吴忠人，也是地地道道的吴忠媳妇。而我，是土生土长的固原人。

常有亲友问我，为什么嫁到吴忠？答案很简单，我和丈夫当初都在吴忠市红寺堡区工作，一次偶然的相遇，让我们相识并组建了家庭。

这些年，我慢慢学会了说吴忠方言，学着做吴忠特色菜，也慢慢浸染了吴忠人热情好客的品性。公婆待我如同亲女儿，我也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孝敬，彼此之间没有生疏、没有隔阂。公公因病离世至今已近4年，婆婆总爱和我讲起她当年嫁进这个家的往事。公公是家里的独子，奶奶便把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物件，一件件留给了婆婆。



黑漆与刺绣针囊（资料图）。

针囊里的时光

白燕

2014年老院子拆迁前，我们一直住在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。得知老院子即将拆迁，婆婆生怕这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旧物遗失、被人淡忘，有一天，她特意把我叫到跟前，小心翼翼地将一件红漆小物件放到我的掌心。指尖最先触到细密的裂纹，好似一张被时光揉皱又慢慢抚平的纸。“这是你奶奶的，说不定还是你太奶奶传下来的。”她的话音里裹着旧时光的暖意，“从前女人做针线活，离不了它。”

这是一只漆器针囊。经年累月，红漆色泽愈发沉厚，表面布满冰裂般的纹路，常年的摩挲，又让它生出一层温润的包浆。我轻轻抚过它不甚规整的轮廓，恍惚间仿佛看见太奶奶将它揣在衣襟里，走亲访友之时，从中抽出银针，借着窗棂透进的微光，为襁褓里的孩童绣上一朵梅花。

后来，针囊传到了奶奶手中。或许是某个煤油灯摇曳的冬夜，用它收纳针线，为公公缝制衣物。线团在膝头轻轻滚动，一针一线，把平凡的日子缝得扎实而温暖。

一旁的布艺针插，是另一段温柔的注脚。黑底花布之上，米黄与青蓝的花叶浅浅晕开；顶端系着的绳头早已磨得发毛，却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样子。婆婆说，这是插针用的，做针线活时随手一插，既方便又安全。

我仿佛看见奶奶坐在炕头窗边，针线在布面上来回穿梭，累了就将银针轻轻插进布针插。那些尚未纳完的鞋面、没有绣好的枕套，都留在这一针一线的停顿之间。

如今，我很少再拿起针线。手工细密的针脚，早已被机器取代。可当我捧起这两件老物件，依然能真切地触摸到三代女性留存下来的温度。

太奶奶的温婉、奶奶的坚韧、婆婆的慈爱，顺着针囊的冰裂纹、针插的布纹，缓缓流进我的心底。

老院子虽已不在，可这些老物件如同时光的钥匙，指尖一碰，便能打开心底封存的温暖回忆。它们算不上稀世珍宝，却比任何珠宝都珍贵。针囊之中盛放的，是一个家族最柔软的岁月，是代代相传、永不褪色的人间暖意。

我是从固原嫁到吴忠的媳妇。21年朝夕相伴，这里早已是我的根。这件长辈传下来的旧针囊，藏着吴忠小院里的烟火温情，也藏着女性之间绵长不绝的牵挂。



←红漆与布艺针囊（资料图）。

↓针线收纳小袋，旧布缝制，针脚细密，常与棉线、顶针、剪刀相伴，承载着缝补旧衣、度日持家的生活记忆（资料图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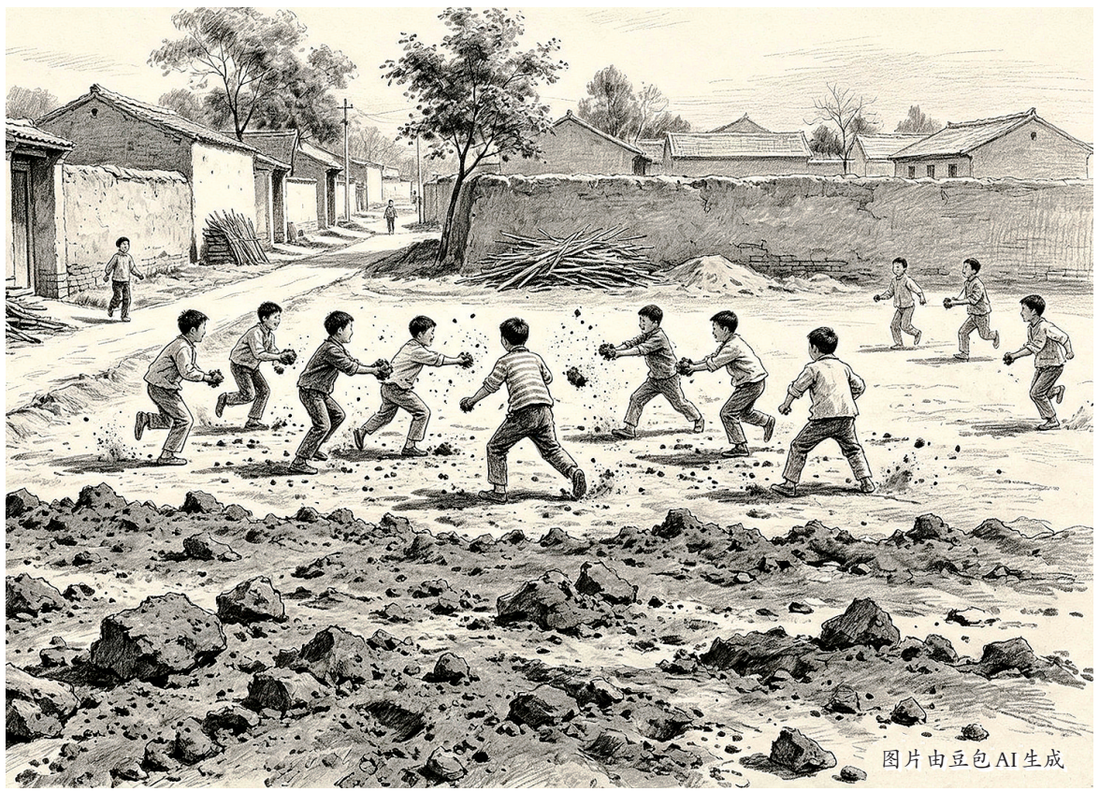


往事回眸

「打土仗」

惠军明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。那时我生活在乡村，物质条件相对匮乏，童年生活却满是欢乐。在田野里奔跑，和伙伴追逐打闹，下河摸鱼，拉弹弓打鸟，爬树捉雀……但在诸多趣事当中，一种名叫“打土仗”的孩童游戏令我记忆犹新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

图片由豆包AI生成

我们时常和邻村的孩子相约“打土仗”，缘由有几重：或许是童年时常观看战斗题材影片心生模仿之意；或许是男孩子天生好胜好动；也或许是当年乡村里大人忙碌，对孩童管束宽松。所谓“打土仗”，就是分成两队，拉开一段距离，互相投掷小土块攻击对方，直到其中一方败退为止。

我们村与邻村隔着一片打谷场，孩子们常聚在这里玩耍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两村孩子之间生出了嫌隙。大家便以打谷场中线为界，两边的孩子各自守着一侧，约定谁都不许越界。倘若有外村孩子跨过界线，就会被视作挑衅，一场“打土仗”随之而起。

当时，我们几个跑得快的孩子充当“侦察员”，常在打谷场周边打探动静。一发现情况，立刻跑回村里召集同伴。随后，一众孩子在几个少年的带领下，吆喝着奔赴“战场”。

来到打谷场边上，我们高声喊话，要求对方退出我们这一侧的地界。对面的孩子站在远处嬉笑着，对我们的警告置之不理。双方对峙片刻，纷纷捡起小土块向对方投掷。孩子们各自想出办法保护自己，有的头顶破脸盆，有的躲在墙体后面，有的举着木板遮挡，还有的不停躲闪。“战局”来回转换，一会儿是我们追赶对面的孩子，一会儿我们又被对方追赶。因为相隔较远，被土块击中的概率并不高，即便偶尔打中，也只是短暂一疼。

一场“打土仗”，把同村的孩子紧紧凝聚在一起。大家自发分工，扮演不同角色。有人当“指挥官”，有人做冲锋的“战士”，有人负责“后勤补给”，有人充当“通信兵”，还有人担任“宣传员”……战况有输有赢，打谷场上的孩子们你来我往。有时我们还能在“战场”上抓到“俘虏”，得意地押回己方一侧，等候对方派出代表前来“谈判”。对方的“谈判代表”赶来交涉，协商的结果各不相同，有时互相交换俘虏，有时约定几日之内都不到打谷场玩耍，有时则重新划定两村孩子的界线。几番商议之后，这场“打土仗”便暂时落幕，双方重归平静。有意思的是，一次次“打土仗”，反倒让两村孩童彼此熟悉、增进了解。等到后来一同上学，不少人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“打土仗”是乡间孩童自创的游戏，模仿着打仗的模样，调剂了当年单调的乡村生活，留给我们许多欢乐。时隔多年，当年打土仗的一幕幕依旧清晰如昨，回想起来，总会让人会心一笑。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红色政权的建立及革命活动（中）

中共豫旺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建立

西征红军一边打击敌人，一边广泛发动群众，组织建立革命政权。1936年6月16日，左路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，在师长杨得志、政委萧华率领下，一举攻占豫旺堡。6月21日，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解放王家团庄；同日，同心城获得解放。6月27日，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下马关后，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干部随即成立中共豫旺县工作委员会，邓国忠任书记。在陕甘宁省委领导下，邓国忠等人着手筹建中共豫旺县委、县苏维埃政府和基层政权。不久，中共豫旺县委、豫旺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。

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，积极开展宣传群众、发动群众的工作，为建立区、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。红军第十五军团与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联合，在城隍庙召开军民大会。红军第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在会上首先阐明红军西征的重大意义，继而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，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，过上幸福生活。

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下辖城关区、豫旺堡区、东南区（下马关东南滩）、甜水堡区、罗山区、毛居井区。此后，红军第十五军团将缴获的部分枪支弹药，交给了群众中选出来的青壮年，协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组建游击小队，维护地方治安。基层政权的建立，让广大群众有了主心骨，群众安心生产，积极支援红军。

1936年9月18日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刊登了一名红军战士的见闻《路过回民区》，文中记载：“豫旺堡一带回民群众在红军胜利、马鸿宾统治崩溃的情形下，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。”“在豫旺堡，回民自己起来建立回民自治政府，组织自己的武装。在该地有三个土寨子，因受敌人欺骗，对苏维埃、红军还不完全信任，曾关起寨门不出来。后来经过该寨子附近地区（已建立回民自己的政府）的回民无数次前去宣传苏维埃、红军的主张，解释苏维埃对回民的策略，使寨内原先不太信任的回民完全相信苏维埃，自动打开寨门，与红军联合，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，正积极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。”“在我们走路时，凡经过一个村庄或人家，所有回民无论男女老少，都请你坐下休息，招待十分热情，问你要吃馍还是吃面条，只要你说一声，他们很快就做好请你吃，分文不取。回民那种热忱，拥护与爱戴红军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。”

西方野战军撤离豫旺地区后，中共豫旺县委继续坚持敌后斗争。1937年3月，鉴于地方反动武装势力猖獗，陕甘宁省委决定将豫旺县干部编入新组建的定环县。

稿件由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

长城小知识：

明代的卫与守御千户所

何继荣

近日，我探访家乡长城沿线、灵州守御千户所下辖的22座堡寨，并撰文发于朋友圈。不少朋友私信问我：什么是守御千户所？这个称谓始于何时？它在明军体系里属于什么级别、管辖多少人？大致相当于现在军队的哪一级单位？

明代长城边防实行卫所军事制度。《嘉靖宁夏新志》《万历朔方新志》中，存有大量关于卫、守御千户所的记载。长城沿线一座座卫城、所城，正是塞上防御体系的实体载体。如今不少人不知何为守御千户所，即便是具备一定长城知识的人，也容易将守御千户所与普通千户营混为一谈。二者在隶属关系、权责职能上差别很大。厘清卫与守御千户所的区别，才能读懂明代九边的戍守格局。

守御千户所，民间也常称作守御千户营。这一建制名称定型于洪武七年，彼时朱元璋颁定卫所规制，相关制度载入《大明会典》。它是明代边防中一类特殊的军事建制。普通千户所隶属于卫，而守御千户所最为特殊，大多直接归省级都指挥使司统辖，不隶属周边各卫，独自扼守一处险要隘口或是边地要地，配有独立城池、屯田体系以及一套完整属官，不受就近卫城节制，只在边防紧要之地才会设置。

依明制编制，一处守御千户所额定兵员1120人，主官为正千户，正五品，下设副千户、镇抚、百户，统辖十个百户所。比照现今军队建制，大致相当于独立团。它既要承担戍守作战任务，还要管理军户、经办屯田，属于军政合一的建制，并非单纯的野战部队。

灵州守御千户所，便是宁夏长城沿线最典型的一处。据《嘉靖宁夏新志》记载：洪武十六年，明廷设立灵州守御千户所，治所初在黄河河口，直属陕西都司，管控灵州一带黄河渡口与河东长城防线，辖灵州22座堡寨，覆盖今吴忠、灵武大片区域。后因黄河泛滥，城池两次遭河水冲毁，历经数次迁址。永乐年间，它一度改归宁夏卫统辖；正德元年，复为守御千户所。

洪武二十六年统计，全国内外卫所之中，守御、屯田、群牧各类千户所合计359个，分置于沿海、边疆险要之地。守御千户所并非常设，并非各地皆可设置，唯有山川险隘、边防要冲才准予建置。单看宁夏镇，除灵州之外，尚有兴武营守御千户所、平虏守御千户所、韦州守御千户所，全都坐落于长城沿线，分别控扼河东、贺兰山北、韦州山地要道，构成宁夏镇外围重要防御支点，与宁夏城内各卫相互策应，《万历朔方新志》对这几处的建置均有明确记载。

那什么是卫呢？卫是明代卫所制度中更高一级的军事单位。《明史·兵志》记载：“明以武功定天下，革元旧制，自京师达于郡县，皆立卫所。”卫的建制同样定型于洪武七年，标准额定兵员5600人，主官为正三品指挥使，下设指挥同知、指挥佥事；一卫统辖5个普通千户所，卫隶属于各省都指挥使司。卫的驻地一般筑有规模宏大的卫城，管辖一片范围较大的防区，集戍守作战、屯田、司法、仓储职能于一体，是边地的军政核心。

从全国来看，洪武后期，内外卫合计329个。宁夏位居九边，边防压力繁重，设有宁夏卫、宁夏前卫、宁夏左屯卫、宁夏右屯卫、宁夏中屯卫、宁夏中卫、宁夏后卫，共七卫，全都沿长城布防。

我在宁夏长城实地探访之时，既见过中卫城宏大的城垣，也寻访到灵州、兴武营等处守御千户所的遗存。卫与守御千户所，一主一辅、一大一小，和前文所说的塞、关相互配套：绵延的长城称为塞，山口要道筑关，腹地要地建卫，险隘之处设守御千户所，其下再密布无数堡寨、烽墩。这套环环相扣的建制，守护着明代西北边疆。长城从来不仅是一道土墙，它的背后，是一套成熟完备的军事治理体系。